

黄会林 绍武 文集

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 (下)

HUANGHUILIN SHAO WU WENJI CHANGPIANXIAOSHUO CHUANGZUO JUAN

绍武 黄会林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17

黄会林 绍武 文集

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 (下)

HUANGHUILIN SHAOWU WENJI CHANGPIANXIAOSHUO CHUANGZUO JUAN

绍武 黄会林 著

I247.5

S341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会林 绍武文集. 长篇小说创作卷 骄子传(下) / 绍武. 黄会林著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-7-303-10644-8

I. 黄… II. ①绍…②黄… III. ①文艺—文集②长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0-53 ②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432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8802181 5880800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<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>
电子信箱 beishida168@126.com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155 mm × 235 mm
印 张: 36
插 页: 3
字 数: 540 千字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61.00 元

策划编辑: 陈佳宵 责任编辑: 高东风
美术编辑: 高霞 装帧设计: 高霞
责任校对: 李茵 责任印制: 李丽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880082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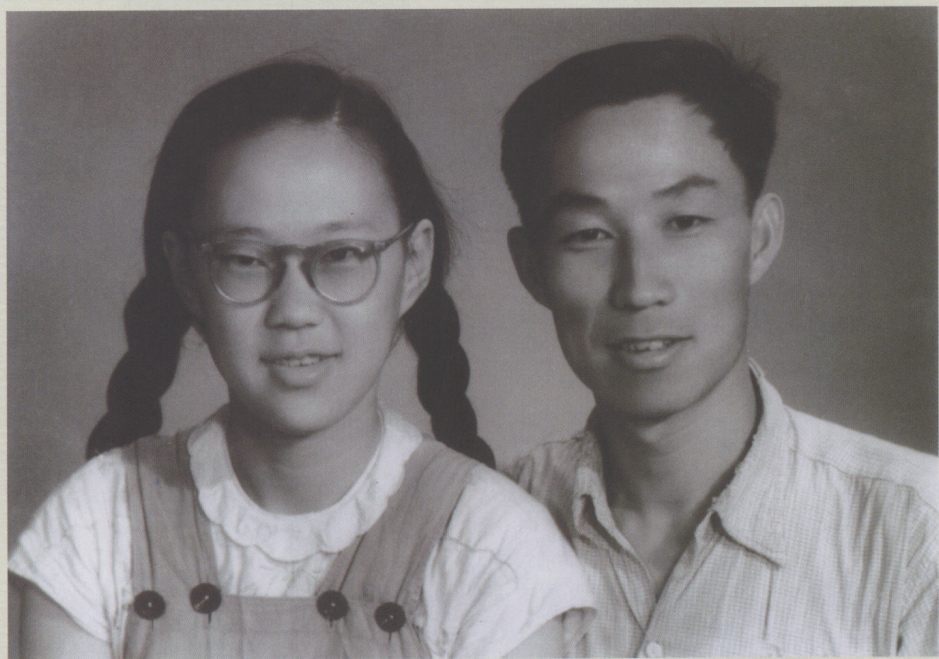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像



1954年抗美援朝凯旋归国时。

1971年在山西临汾“五七干校”种菜与警犬虎子合影。



1958年大学毕业时。



1992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讲中国文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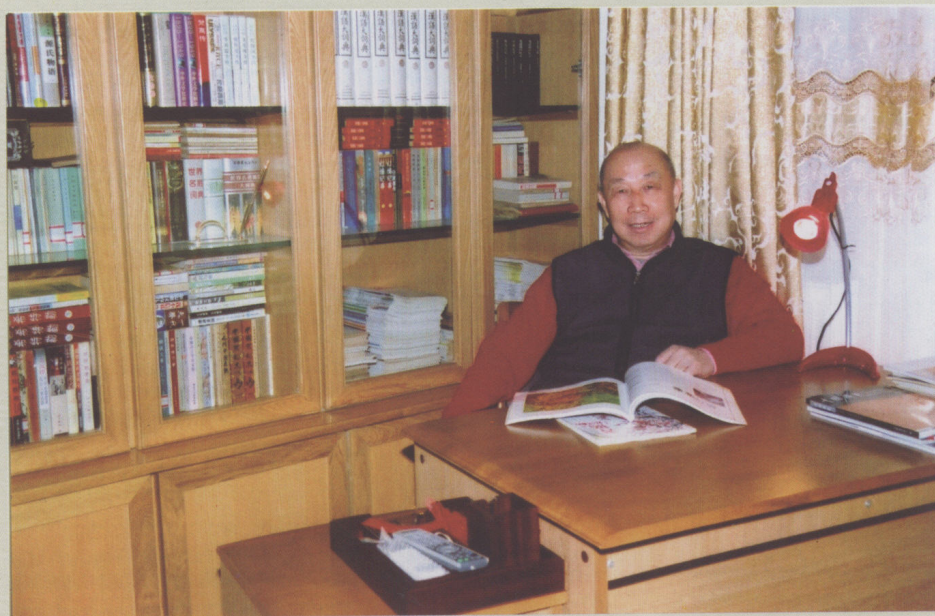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讲中国戏剧。



约克大学讲座现场。



2006年在北京。



2006年在书房。

· 出版说明 ·

本文集收录了黄会林、绍武自 1978 年至 2008 年 30 年间的学术研究论著和文学艺术创作。共分十二卷。第一卷至第六卷包括话剧、电影、电视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学术研究的文字；第七卷至第十二卷则为电影、话剧、长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电视剧及电视专题片等作品。

本卷为长篇小说创作卷《骄子传》（下）。收录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 1996 年出版的《骄子传》下卷。

目 录

第四卷 · 1

大地自由歌 · 3

第五卷 · 181

神洲太阳梦 · 183

第六卷 · 379

东方月正圆 · 381

长篇小说创作

卷

骄子传(下)

·
第四卷
·

大地自由歌

序

自由，大体说来是天地之间最强大的一种引力。她不可替代的魅力和深邃无尽的内涵，几乎是永恒的，因此可以说，自由是涵盖宇宙的定律。从宇宙的生成、星球的运转，到生命的起源、繁衍、成长，以至有一天毁灭，无不是这一定律辉煌的成果。

自由，是个快乐的精灵，虽然她无所不在，但真正找到她却不容易。假如生命是寻求自由的过程，那么，这个过程是曲折的。寻求的自由度越大，过程的曲折就越多，这也是为了自由付出的代价、经历的磨难。

自由，是神圣的王国，集纯洁、智慧、创造、欢乐于一身。生命在跨入她的疆域之前，必须洗刷污垢，涤荡愚昧，摒弃褊狭、自私等恶习，方可入境。

自由，是无止境的，人们对于自由的寻求、追逐也是无穷尽的。当已有的自由开始沉淀、凝固时，新的自由就会萌生，就会以更加绚丽的色彩出现在遥远的天际。她的出现，意味着漫长的孕育已经成熟，新的生命就要降生。古老的躯壳干枯、僵硬、陈旧了，在自由的召唤下，稚嫩的生命喊着、叫着、挣扎着、冲突着，向束缚生命的桎梏发起接连不断的冲锋。也许，这喊叫，是并不美妙的噪音；这挣扎，更属于并不高明的盲动；而冲突之蛮勇，简直就像发疯！

鞭打她吗？

为了什么？为了自由？

嘲笑她吗？

为了什么？为了她第一次见阳光的时候还是个丑八怪？

咳，生命不都是这样的吗？自由不正是在鞭打、嘲笑里诞生的吗？历史何以可歌可泣呢？

还在洪荒的远古，当洪水泛滥、人或为鱼鳖的时候，灿烂的云霓出现在天空，光华四射，翻卷着，发出金属般的响声。自由的精灵勇敢地飞翔着，她一次又一次向狂涛巨浪冲击，用她自由的翅膀挽起受难的生命。

搏斗啊，抗争啊，我们不做鱼鳖！在自由的召唤下，大地奏响了治水之歌，这是华夏土地上唱出的第一支自由之歌，是炎黄子孙的先祖进行的一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伟业。她的代表，是巨人——鲧。

然而，这场烈烈轰轰的治水之战，以鲧的失败告终。在争取自由的天幕上，他是第一个顶天立地的悲剧英雄。

错误，并非都是魔鬼。开拓者的失败，常常是走向胜利的必由之路。大禹治水成功，起码有一半是鲧的赐予。鲧的失败，与其说是指导思想的失败，不如说是对自由渴望的急切。拳拳之心，却包容着浩渺的宇宙。自由是生命的本性。后人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取自由的果实的。

生命，总是要结成长长的链条，续成高高的天塔，以获取更多的自由。

神州大地早就奉行着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哲学。

只要生命在，还将不断地鸣奏起大地自由歌！

一九五八年夏天，马乔从中文系毕业了。

那是个火辣辣的大跃进年代。中午刚宣布分配方案，下午就催他去北京某大院研究室报到，晚上便随研究室组成的代表团出发南下。室内人员不多，级别可不低，是专门研究经济理论、经济政策的权威部门。马乔到这里工作，可谓学非所用，文不对题。他虽然

有意见，又张不开嘴，心里非常矛盾。对他来说，四年的校园生活是漫长的。从战争废墟里爬出来的马乔，对建设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。现代化的大工业，隆隆的机械化生产，常常使他感到壮美的愉悦。特别是经历了朝鲜战争的磨难，更使他把建设现代化的大工业、大农业，当作国家、民族的靠山，当作防御帝国主义的护身法宝。也许是因为这点亲切感，这点带有神秘色彩的质朴认识和久久期盼，使他带着激情，匆匆走上工作岗位。可以为建设出力了，这使他十分激动，他的自我感觉非常好，把自己想象得很高大，像个大力神似的，有使不完的力量，如同战场上待命出征的尖刀连，只要一声令下，就冲出壕堑，斩关夺隘大战一场。这就是马乔毕业时刻的主流精神。

正值盛夏季节，火车站的温度比车站外面高，车厢里的温度更高。

马乔上了车，座位已经满满当当。

送行的萧萝很惊讶：“怎么搞的，这么挤？”

马乔赶紧安慰她：“没关系，开车以后准能找到座位。”看他信心十足的样子，果然使妻子受到鼓舞。他想对妻子多嘱咐几句，开车的铃声已响。萧萝刚踏上站台，“咣当”一声，车就开了。车开得很快，妻子的招手一下子便消失了。他守在车门前，心里说：“要是不离开她该多好！”

现在，马乔的感觉是：又上前线了。过去上前线，也就是这种装束：一个背包，里面是被子和几件衣服；一个挂包，里面是简单的洗漱用具，几本书，一个日记本。过去比现在，多一支枪；现在比过去，却多了一种牵挂。火车已经到了丰台，他还站在车门口，想着萧萝，想象着她此刻出了车站，上了公共汽车……

“哎，小马！”一个女同志在车门拐弯处大声叫着。

马乔好像被人从梦中叫醒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研究室主任安甫教授的研究生陶琼。报到时见过一面，清高、傲慢，研究生派头很足。他对同辈人叫他小马是很不以为然的，所以，面对陶琼的热情

招呼，表现得十分矜持。

“你怎么老在门口站着？”陶琼笑着，眼睛里露出挑战的光芒。

“我看里面太挤，也没座位。”

“好嘛，你想一直站到 A 省？”陶琼的话咄咄逼人。

“需要的话，也可以么。”马乔故意作出无所谓的样子。

“嗨，走吧，我们给你留着座位呢。”

“是么？”

“是啊，刚才怕打搅你。那是你爱人吧？”陶琼关切地问。

“是的。”马乔点点头，显得有些局促。

果然，车厢里有一个空位子。马乔一到，人们都表示欢迎。除了陶琼以外，还有两位讲师，一位姓陈，一位姓张，马乔按照学校的规矩称他们为老师。

张老师块头不小，占据了一个半人的座位，手里摇一把大蒲扇，鼻梁上架一副眼镜，汗水不断从谢了顶的额角淌下来，“小伙子，已经结婚了？”说话声音很大，底气十足，外带一副惊讶的样子。

马乔略略点头，心想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
“有孩子吗？”张老师摇着蒲扇，继续发问。

“有。”马乔回答。

陶琼在一旁说：“张老师，您声音小点儿，像问案子似的。”她杏眼、蹙眉，构成一种谴责的美。

马乔高兴地笑了，觉得气顺了些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没大没小的……”张老师受到了陶琼的谴责，仍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几个孩子？”

“一个班吧。”马乔脱口而出。

陶琼拍着手，笑出声来。

陈老师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一个班！这下子可以结案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别跟他们学……”

“哎哎哎，怎么把我也打进去了？小陶，还不赶快向训公求饶，求他老人家宽恕。”陈老师摊开双臂，故意作出无可奈何的姿势，只

有微微眨动的眼睛，透出奚落、幽默的光华。

陶琼一边笑一边追问：“哎，一个班多少人？”

马乔只是笑笑，没有回答。他问陈老师：“安甫同志在哪？”

张老师抢先说：“安甫在前面软卧。”

陈老师慢条斯理地补充：“除安老以外，还有两个人你没见过，一位是吴南村同志，一位是魏孟然同志。咱们这个代表团，加上你一共七个人。”

“你去过 A 省吗？”陶琼好像有一大堆提不完的问题。

“A 省么，也算去过。”

“也算？”陶琼很感兴趣，追着问马乔。

“解放前，我来过。”马乔如实回答。

“那怎么说‘也算’呢？”

马乔只好详细地说：“那时没有省的概念，只有山区、平原、丘陵、河网一类的区别，而且流动性大，这一脚在湖北，那一脚就进了河南，晚上到了安徽、江苏，整年整月在江淮河汉之间兜圈子。几次路过 A 省省会，都没进去过，最多的一次是在火车站停留了个把钟头，所以也算去过。”

“噢，”陶琼恍然大悟，刚才那种高傲的挑战式目光改变了，“你是林彪的部队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我是二野的，刘邓大军！”马乔的语气颇自豪，奇怪的是陶琼似乎只知道林彪，他对此感到遗憾，心想：研究生居然不知道中国有刘邓，真有点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、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那样可笑。他心里这么想，脸上便流露出来。

陶琼立即在马乔的眉宇之间捕捉到对方情绪的微妙变化，虽然说不上是鄙夷，却也使她感到难堪，顿时觉得自己在她面前矮了许多。她本以为新来的大学生可以改变她在这里年龄最小的不利处境，没想到马乔的年龄和经历都在她之上。她的希望落空了。然而，初次接触却发现这位新伙伴身上交织着一圈神秘的光环，和可羡慕的名牌大学头衔。她正在升起的激情受到了挫折，于是把脸转向窗外，

心头涌起无言的不平。

这时，陈、张两位老师在和邻座聊天。看样子他们都是熟人，聊的内容大多是农业大跃进问题。人们在谈论小麦放卫星，亩产七千三百斤；早稻放卫星，亩产三万六千斤，这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如果是真的怎么样，要是假的，又怎么样……哦，马乔此时才发现，车厢里的乘客，百分之八十是首都各“大院”、高校的南下考察团、参观团成员。怪不得车厢里静不下来呢。朋友、同行、熟人聚到一起，兴奋的寒暄，神秘的问讯，三三两两侃谈，七七八八议论，熙熙攘攘，谈笑风生，闷热的车厢也难以抑制大家内心的激动。看看周围的情景，马乔心想，这趟车几乎是考察专列啦。过去他们乘坐专列开赴前线；现在这趟专列给他的感觉也是上前线。

左边座位上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问：“安老来了吗？”

张老师微微一笑，用大蒲扇掩起半张脸，低声说：“他在软卧车厢。”

“他对形势……怎么看？”那人继续发问。

“无可奉告。”又指着陶琼说：“问她，安甫同志的女弟子。”

陶琼很不尊重地瞥了张老师一眼，离开座位走了。

陈老师说：“马乔同志，我带你去看看安老。”

马乔站起来，跟着陈老师去软卧车厢。

二

在软卧车厢拜望了安甫教授，马乔才明白这次考察对象是跃进中的农业。

初次见面，安老非常热情，把马乔拉到身边，摘下眼镜仔细端详。

马乔预感到——糟了！说不定又碰上老前辈了，这是他最不想遇到却常常遇到的事情。只要碰到这种情况，你马乔长得再高，也是个孩子，是被革命照顾的对象，是包袱，起码也是个不合格的战